

好細

沈端先譯

MAXIM GORKY.

奸細

埃夫賽·格林考夫四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就被管山的鎗斃。七歲的時候，他母親正在收穫的當兒，突然的死在田裏。因為這種死法太奇突了，所以埃夫賽看見了死尸，也不覺得害怕。

鐵匠彼得老伯，撫着他的頭髮，說：

「那麼，怎辦？」

埃夫賽狠胆小地，望着他母親的尸骸，低聲的回答：

「我也不知道。」

鐵匠用袖子揩了揩汗，暫時沈默了一回，立刻就將他姪兒埃利賽推開。

「啊，你是老太爺！」

從此之後，附近的孩子們就將「老太爺」當做他的綽號。這個名稱，和他非常相稱。因為他生得短小，舉動也很緩慢。聲音很低；在他粗糙不平的臉孔上面，突出了烏鴉嘴巴一樣的一個鼻子。完全沒有神氣的眼睛，失去了鎮靜的態度，不時的在那裏震動。薄薄的，絲線一般的頭髮，毛茸茸地長着。在學校裏，同伴們取笑他，或者用棍棒打他。他的那副貓頭鳥一般的嘴臉，是足以使其他壯健的孩子們不高興的。

他總是孤獨無伴，獨自地坐在牆角下面。或者睜着眼睛望人，或者閉了眼睛像瞎子一樣的搖着他瘦弱的身體。在他伯父家裏，他也是儘可能的避開他人，使別人不注意他，這一件事，大約是狠費心機的事情。但是，每逢中膳和夜膳的時候，他還是非和大家遇見不可。當他坐上桌子的時候，伯父的小兒子，長得胖子的那個血色狠好的孩子，總要想出種種法子來和他取笑。他裝着鬼臉，伸着舌頭，或者從桌子下面去抓他踢他。但是，這種法子，非特不能使他從兄開心，有時候，反而因可接

痛，使他彎着身體，變了臉色，或者甚至于驚惶得跌下了他手裏的瓢羹。

「爲什麼？老太爺？」

伯父彼得問他。

「耶休加抓我！」

他一點怨意也沒有地回答。于是伯父便在耶休加頭上重重的打了一個栗爆。或者扭他一把頭髮。但是，阿伽菲耶伯母，却總要聚起了嘴巴，噁噁咕咕地生氣。

「唧，說謊！」

于是，耶休加生起氣來，將他按倒在牆角下面，重重的將他打了一頓。

埃夫賽知道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所以做夢也不想抵抗一下。因爲假使伯父打了兒子，那麼伯母便會重重的加了利錢，再在姪兒身上打還。那種打法，比耶休加打的更加難當。所以每逢耶休加尋事的時候，他總是倒在地上，縮攏了腳，儘可能地將肚子貼在地板上。或者，將身體縮成一塊，兩手捧住了頭，用背脊去承受他

從弟的打踢。不過，他愈加忍耐地忍受，耶休加便會愈加覺得生氣。有時候，甚至于反而使他哭泣，有時候，一面踢着，一面帶怒地喊叫。

「畜生，喊一下吧！」

有一次，埃夫賽拾了一塊蹄鉄，他便將他給了從弟。當然，即使不獻給他，他也一定要來奪的。當埃夫賽將蹄鉄給他的時候，他放低了聲音，溫和地說：

「方才對不住了！」

「你看，這樣的傷了。」

埃夫賽回答。耶休加似乎狠爲難地搔着頭髮，歪着頭躊躇了一下，低聲地說。

「就會好的。」

這句說話，使埃夫賽感動起來。他很高興地反復一句。

「唔，就會好吧！」

埃夫賽記得，從前看見過女巡禮人用葷麻揉擦她麻木了的兩腳，所以，他也用葷

麻在他傷痕上擦了一下。後來，果然覺得有點效驗。于是，每逢被打的時候，他便去尋覓這種大家討厭的草藥。

在學校裏，他的記性很壞。這是因為恐怕被打，所以不時的吃驚着的原因。每逢被打，他便從學校裏面回來。因為他着打的那種情形明明白白地映在別人的眼裏，所以碰見了他，別的孩子便會不知不覺的舉起手來。

因為埃夫賽能夠用 π 唱歌了，所以先生將他採用做教會裏面的合唱隊員。因此他在家裏的時候可以減少，但是碰到唱歌練習生們的時候，還是要受欺負。古舊的木造教堂，他覺得非常合意。教堂裏面，有許多陰暗的小屋，在那裏，他感到了溫柔的，好像魔術一般的誘惑。在這種屋子裏面，他好像感到了一種母親在日曾經受過的那種非常異樣的事情。

因為長時期的煤煙，聖像完全變了黑色。聖者的那種嚴肅的容貌，使埃夫賽想起了滿臉鬍鬚的彼得伯父。在教堂大門旁邊，掛着一張聖者按住了惡魔毆打着的繪畫。聖

者顏色狠黑，身材很高，兩手非常的長。惡魔好像火一般的鮮紅，身體狠瘦好像一只小小的山羊。最初，埃夫賽努力地想要不看魔鬼。因為那種樣子使他不快，有時候，甚至于想要吐他一口口沫。但是，過了幾時，漸漸的覺得這個小小的惡魔，有些可憐起來。一個人都沒有的時候，他狠想在這個山羊頭上，輕輕的撫弄一下。在他心裏，油然地湧出了憐憫的感情。

他歡喜教堂的一個理由，就是因為不論怎樣的人物，譬如村坊上最難對付的人們，祇要一到教堂裏面，也便會立刻變成了靜肅和謙遜的原故。

埃夫賽害怕狠高的聲音。看見了生氣的樣子和罵人的情形，他便狠快的逃走。有一天他看見幾個農夫高聲的爭論，過了一回，忽然的扭打起來。其中一個，舉起棒來，打了其他一個。聽見了怒喊的聲音，人們都跑出來，埃夫賽被人一推，一交跌在水溝裏面。當他爬起來的時候，臉上淌着鮮血的那個巨大的農夫，揮着拳頭，向着他的面前趕來。因為那種樣子過分的可怕，他就大聲的哭了出來。好像，被人推進了

墨黑的地窖，後來有人在他臉上潑了冷水，好容易方才甦醒轉來。

此外，他還怕醉鬼。這是因為他母親在日，曾經和他說過惡魔住在醉鬼肚裏的原故。這位「老太爺」心裏，以為惡魔這樣東西，是像刺蝟一般的兇險，青蛙一般的滑膩，像狐狸一樣的長着綠毛，而且常常潛入人們身體，而煽動人家亂暴的東西！

教會裏面，在他看來有種種合意的事情。和平，安靜，而且憂鬱。此外，人們對於他的唱歌，也常常稱讚。當他不用樂譜而唱歌的時候，他總是緊緊地閉着眼睛。當他那種好聽的，如泣如訴的聲音，混在別人聲音裏面，一點也分別不出各人的音調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好像完全消去，而陶醉在甜蜜的微睡裏面一樣。

他想，這種夢幻的狀態，可以使他從地上飛升起來，而漸次的接近那和平的世。夢一般的想像，在他心裏來往，于是他便去問他伯父。

「伯父！人類這樣東西，能夠不被別人看見而走到別的地方去嗎？能夠不被人家看見，而自己看見別的東西的嗎？」

「不被人家看見？」

鐵匠這樣的問，暫時想了一下，回答道：

「那是不能的！」

自從村上的孩子們也將他叫做「老太爺」之後，伯父便將他叫做「沒爺娘的」。這位鐵匠，也是一個不很平常的人物，他不開酒，也不生氣。在街上走路的時候，他常常除了鴨舌帽子，拿在手裏揮着，嘴裏哼着聲音很高而又似乎陰鬱的山歌，一邊搖頭，一邊流淚。

埃夫賽心裏，以爲伯父是個村上最聰明而善良的男子。因此，不論什麼事情，他都想對他公開。伯父總是含着微笑，但是決不發出笑聲。在鐵工場的時候，他常常好像全不注意埃夫賽的存在，而獨自的自言自語起來。對於這種事情，埃夫賽覺得非常的歡喜。伯父好像和人討論，又像和人談話。「畜生」！他常常這樣高聲地怒喊，他決不是和人家生氣，

「混賬的東西！我不做，立刻便會餓死！真沒味！世界上什麼希望也沒有了！」
伯父這樣高聲地獨語的時候，埃夫賽總以為他在和些什麼眼看不見的人物談話。

有一次，他問：

「和誰說？伯父！」

「和誰說？」

他頭也不回地回答，過了一會，笑着說：

「我在和我的那種蠢事談話呀！」

埃夫賽不常和伯父談話。鐵工場裏，不認識的人們很多，而且，圓圓的耶休加，常常的混在那裏，發出了狼響的喊聲，用煤灰去掩蓋那些石炭的爆裂。所以每逢耶休加在鐵工場的時候，埃夫賽總是悄悄的走開。

鐵工場在一處狠深的谷間盡頭。每逢春夏或者秋天，埃夫賽總是躲在楊柳樹下消閒。谿谷好像教會一般的安靜，而且是非常的和平。小鳥不斷的囀着，蜜蜂發出了囁

喻的聲音。他坐在樹下，靜靜的搖着身體，閉了眼睛，好像在想什麼事情。有時候，在樹林裏面走走，聳着耳朵聽那鐵工場裏的聲音。好容易知道了工場裏祇剩伯父一個，他方纔大胆地跑進門去。

「唔，沒爺娘的！」

伯父霎着他濕潤了眼淚的小眼，對他招呼。

有一次，埃夫賽問他伯父：

「惡魔能不能在晚上潛進教會裏去？」

鐵匠想了一下，回答他說：

「不會不能吧，不論什麼地方，他都能去的，這一點事情，在他是不算一回事

吧！」

孩子聳着肩膀，好像打探一般的用眼睛望四周看了一下。

「不必害怕的，惡魔算得什麼呢！」

伯父鼓勵他說。

于是，埃夫賽喘了口氣，低聲地說：

「一點都不怕。」

「他不會來欺負你的！」鐵匠用力的說了，用他墨黑的手來擦了一下眼睛。

過了一會，埃夫賽問：

「那麼，上帝怎樣？」

「上帝？」

「爲什麼上帝會讓惡魔走進教會去呢？」

「這是什麼話呢？上帝又不是教會的門房。」

「可是，上帝不是住在教會裏面嗎？」

「上帝？上帝是除出教會之外什麼地方都可以住的。教會是爲着人們是建造的

呀。」

「那麼，人們爲什麼要住在教會裏？」

「在那裏，人們大概做着種種的事吧。沒有人，不是什麼都辦不成嗎？」

「那麼，人們是爲着上帝而住着的嗎？」

鐵匠從側面望着他的姪兒，回答他說：

「當然。」

他在圍身裙上揩了揩手，望着爐火，繼續說：

「我不懂這些事情。你去問問先生吧，或許，問問牧師。」

埃夫賽用袖子揩了一揩鼻子，說：

「我，怕這些人呢。」

「那麼，不管這些事，不是很好嗎？」伯父擺着很認真的臉嘴，和他說。

「你還年紀小，所以你祇要好好的玩着，弄好你自己的身體。要生活，身體第一

件要緊。——你要去做工，非將身體弄好不行。像你這樣的身體，或許會死掉的！所

謂健康的精神，宿于健康的身體！什麼上帝的事情——我們是不懂的！」

眼睛望着爐火，伯父暫時的想了一下。過了一回，方才斷斷續續地說：

「一方面說來，——方面的是什麼都看不見，——什麼都不知道。什麼事情，都要用自己的聰明去想出來的。說起來……」

他四面望了一下，對着牆角邊的孩子，高聲的喊：

「在這樣鬼混些什麼？給我滾出去玩吧！」

埃夫賽偷偷摸摸的走了出去，——於是鐵匠立刻以後面喊着：

「火花飛進眼裏，立刻就會變個獨眼，——獨眼龍，那是誰都討厭的！」

母親活着的時候，埃夫賽也曾常常聽過童話。那是隆冬的晚上，——雪珠打在小屋的壁上；狂風吹進煙囪，發出了一種啜泣一般的聲音。她用微弱而催人入睡的聲調，講給他聽。故事常常中斷，有時候情節混亂，有時候同樣的事情講了幾遍。在小孩子看來，覺得她的說話雖則不狠明白，但是在黑暗裏面，好像有些什麼映在他的面

前。和彼得伯父談話的時候，他也想起了母親的事情。鐵匠彼得，在地面前的火爐裏面，也好像可以看見了上帝惡魔和討厭的生活。伯父常常流淚，大約就是這種原故。在埃夫賽心裏，牢牢地記住了伯父所說的事情。在他頭腦裏面，喚起了新的希望。不知不覺之間，他的希望逐漸的強大起來。這種希望，和住滿了酒醉鬼，壞女人，和頑皮孩子的村莊生活，完全兩樣，在那裏，好像充滿了教會裏面的上帝一般的慈愛和嚴肅。

鐵工場隔壁，有一個叫做它尼亞的盲目姑娘。埃夫賽和她，是很好的朋友。他常常和她到村莊玩耍，或者和她到山裏遊戲。狠不安地帶着眼淚和她談話，在埃夫賽覺得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這兩個孩子的要好，使村裏人注意起來。

大家都很歡喜。但是有一天，那姑娘的母親，跑到彼得伯父那裏來告訴。

「埃夫賽這東西和它尼亞說了許多事情，因此，使她完全嚇碎了胆子。現在，那

孩子無論如何也不肯獨自居住，晚上，總是哭泣，不睡，或者着魔，或者突然的跳起身來。況且，他所說的，完全是些鬼話！他說了什麼惡魔的事情，天上完全黑暗，裏面有個小孔，從那裏可以看見火焰的事情——還有什麼惡魔在火裏跳躍，常常欺負人們。……這是什麼話呢？對於這種孩子，為什麼要講這些話呢？」

「過來！過來！」彼得伯父將姪兒喚來，過了許久，埃夫賽方才從牆角裏面出來，於是伯父將手按在孩子頭上，問他：

「你說了那些話？」

「唔。」

「為什麼說這些？」

「不知道。」

鐵匠順手的用力一推，注視着他的眼睛，用嚴肅的調子說

「那麼，天上是黑暗的？」

埃夫賽低聲的呻吟了一下。

「唔，可是，那孩子是看不見天空的。」

「誰看不見天？」

「它尼亞呀。」

「啊啊對啦。」

鐵匠這樣說，暫時想了一下，又問：

「那麼，火的事情，從什麼地方想出來的？」

孩子低着頭，說不出來，

「好，說說看，我不打你。爲什麼，又說了這些胡亂的事情。」

「可是，因爲那孩子狠可憐。」

好像耳語一般的說。

鐵匠將埃夫賽輕輕的一推，說：